

季恺:铁心向党志不移

□朱莹滢 戴越敏

粟裕评价他是“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叶飞赞扬他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人”,陈毅举荐他为如西县县长……从一个地主变成一个我党的同路人,从被统战的民主人士到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一腔赤诚,一路坎坷,一生传奇。

初觉醒 求进步

季恺,字寿慈,1903年出生于江苏如皋。季氏是当地望族。1920年,家中就有发电机、电灯、电话等舶来奢侈品。季恺本应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继承守护者,但1923年他考入北平平民大学法律系,师从中国共产党先驱之一的李大钊教授,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反帝反封建思想迅速萌芽。1924年,季恺参加了由陈毅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北京市党部直属的北京平民大学支部。在“三·一八”反帝反封建大游行中,季恺参加游行散发传单,遭到段祺瑞政府的武装镇压。他亲眼看见了北洋军阀的残暴,决心从此投身革命运动。

1926年底,季恺奉命回乡,参与组建国民党如皋县党部,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检举土豪劣绅,迎接北伐革命军进驻如皋。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开始清党。此时,季恺出任国民党县党部清党三人组领导成员。他在南京开会时听说,如皋县党部准备逮捕该县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芳德。他不顾自身安危,立即托人通知其马上转移,还拿钱出来给徐芳德做路费。后来,他干脆利用自己的身份,把中共党员苏德馨、王玉文纳入清党小组,结果在中共如皋地下县委书记王盈朝的秘密领导下,国民党在如皋的清党,不仅没有清出一个共产党,反过来把国民党右派清出不少。如此“神秘”的清党事件成为

国民党史上的一个笑话。

1930年2月,红十四军扩建,缺少大量武器弹药。季恺通过苏北剿共副总指挥李长江购买步枪几十支,子弹万余发暗中给红军。还从上海公安局局长沈子云处购得步枪50余支,子弹几万发,秘密运到如皋再转交红十四军。不久,季恺又送给红十四军军长何坤和红十四军第五大队队长周方一份如皋军用地图,并借给他们一支全新的手提机枪(即冲锋枪)。何坤军长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当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在攻打如皋老户庄时失利,何坤军长不幸中弹牺牲。敌人打扫战场时捡到了那支手提机枪。凭着枪身号码,查到季恺和季潘兄弟俩为红军提供大量武器的线索,随即将两人逮捕入狱。在狱中,季恺受尽各种折磨,但这位富家少爷却始终未吐露实情。

巧统战 助东进

1939年,苏北地区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陈毅审时度势,创造性提出“联李、孤韩、击敌”的工作方针。季恺在中共泰州地下县委书记俞铭璜的领导下,利用其“副官”身份一面搜集情报,一面掩护同志。多份情报从季恺手中通过秘密渠道到达粟裕、叶飞司令部。

为团结中间势力的李明扬和李长江联合抗战,陈毅三进泰州城,写下了历史上联合“二李”统战的传奇故事。1939年8月下旬,陈毅第一次到泰州,季恺出城到九里

沟面粉厂引领入城。他向陈毅反映:“我老是在这些人中间周旋,难免同流合污。”陈毅说:“同流可以,合污不能。”陈毅及其随员三次进泰州城都有极大危险。季恺把自家在泰州的房产搞成“文明旅馆”,陈毅下榻均安排楼上12号房间。楼下安排卫兵站岗放哨,他把自己的两支驳壳枪装满子弹,彻夜不眠,守护陈毅一行安全。

陈毅与“二李”会晤期间,特工曾强闯李的总部妄图干扰破坏,被李明扬严加遏制,未能得逞。季恺按照陈毅指示,积极对“二李”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二李”让出吴桥、嘶马等村镇作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的基地;黄桥战役中他又配合地下党工作,让“二李”保持中立。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借道“二李”防区进驻郭村,伺机打击日寇。处于中间势力的“二李”发生动摇,李长江限新四军三日内撤出郭村。正在江南率部反“扫荡”的陈毅,即派挺纵领导陈同生、周山两人赴泰州与“二李”谈判,对李长江晓以大义。李长江却在韩德勤的再三挑唆和利益诱惑下,扣押陈同生和周山,并欲杀害。经季恺斡旋说“二军对阵,不斩来使。何况司令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保全了两位的生命。郭村保卫战胜利后,“二李”和新四军言归于好,陈同生和周山才安全返队。

心向党 志不移

1940年7月,季恺加入新四军队伍,

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经陈毅提议,季恺被委任为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又是苏中三分区、三地委、三专署所在地的如西县首任县长。

季恺模范执行党的统战路线,根据苏中区委指示,对旧政权加以利用、改造,创立新乡制和民意机关,成立如西县参议会。他的身份和表率团结了各阶层的大多数有代表性的工、农、兵、学、商和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宗教界人物,对协助民主政府落实党的各项重大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季恺重视教育,开办增设中小学校,教育经费紧张,动员其兄长季潘全力资助。季潘担任如西中学董事长,季恺亲任如西经建实验学校校长,两校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很多后备力量。这些青年学生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以后大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季恺在如西县长的任上还接待过成百上千个来自沦陷区的青年,让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江淮银行三支行在如皋农村建立,季恺兼任行长。为根据地吸收物资、采购军火、医药等大宗物品,也为排法币、禁伪中储券,收兑各地军政机关发行的流通券。经苏中区委领导和三分区专员公署批准,季恺领导印发了10元、20元和50元的大额票据计1000万元。票面因有他的签名盖章,被称为“季恺本票”,流通周边12个县,搞活了经济,促进了商品流通,深受欢迎。

季恺用他的传奇一生,为中共地方统战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张謇的赏荷、种荷与咏荷

□姜松延



通州师范建校二十周年纪念亭前的荷花池

《江海晚报》7月24日所发《大暑夏正浓,共赴荷之约》,以大幅赏荷详图及整版文字介绍,为通城市民提供了一份荷花观赏指南。文中还提及种植荷花、赋诗咏荷的张謇,揭开了南通荷花文化历史的一角。

纵观张謇一生,可谓“爱荷情深”。查张謇日记,其内容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夏历)。次年五月,张謇随孙云锦由南京往淮安,于十六日(1874年6月29日)经高邮时曾记“是日有《题莲瓣》三绝。”二十日,人在淮安的张謇又作诗《荷花娇欲语》。二十五日为张謇生日,仍在淮安的张謇顿生思乡之情。当天,他与友人“同乘瓜皮艇”,“经荷花荡,叶碧无穷,花红别样。水中塔影桥影,树阴笛声橈声。”在“以钱购莲花四五朵”后,张謇方“由文峰塔返”。——在其日记中的第一个夏日就有多处关于荷花的记载,可见此时的张謇早已是爱荷之人了。

史料显示,若干年后的张謇还有嘱宋跃门“代买荷花、栀子两棵”等记载。其实,张謇爱荷并非止于赏荷、买荷的层面,他还动员种荷乃至安排采购荷花藕、规划营造荷花池。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曾将柏、槐树苗分给乡人的张謇,除了推进植树,还“呼佃种菱藕”,以为示范。兴办实业取得成功,在发展一系列社会事业的过程中,他又因地制宜,规划建成了一处处荷塘。如在博物院开凿一圆形水池,内植荷花,中置喷水钵龙而成喷泉。遥想当年池中,红荷浮水,碧叶田田,好一幅夏日苑

景。在营造唐闸公园时,也建有荷花池,并置荷亭一座,成为工人在夏日劳动之余消除疲劳、纳凉赏景的好去处,有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风多濠阔浪横斜,第四桥南种藕花。”这是张謇《吴船谣四首》中的一句。此诗作于1918年,即始建五公园的第二年,描写的是在中公园南侧种植荷花的场景。句中第四桥即连接中公园与西公园的公园四桥。

“长夏稀公事,悠然登此堂。街山残照暖,飘水晚风凉。花下参禅理,吟边闻暗香。更能待夜半,明月小舟航。”这首《南园赏荷》诗为当年的薛敏农所作。通城荷花盛景,最著名的莫过于南公园。该园四面环水,有东西两条长堤为通道,后因西通道开挖闭路,只剩东路可进出。小洲之北,两路之间有一荷花塘,每届夏令,清风徐来,“莲塘荷盛,游子如云,为通人纳凉之佳境。”若是雨水调和,则荷花更盛,“莲蓬上市,购者颇多。”另据《时事新报》报道,1925年春,经张謇同意,曾“就西寺南辟路建桥,濠中建土墩四、长堤一,缘濠而南,东折经新筑之长堤直达新城桥止,堤前围荷花坞一,纵十余丈,广半之,均在河中,前后均可行船,土墩上尚拟筑水泥亭,以资点缀”。荷花坞等景点虽因故未能建成,但即使到今天,南公园仍是通城百姓赏荷的首选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有档案资料显示,在当年的荷塘旁,还立有“公园禁止攀折荷花”

警示牌,这是张謇爱护荷花并注意倡导文明之风的体现。

1920年初夏,为对公园荷花提档升级,张謇曾派人外出购荷花藕回通种植。上海《时报》对此曾有报道《张謇公重种新荷》:“日前,张謇公命人在溧水购得荷花藕五十石,分装二十八篓,现已运行到通。计共藕价、关捐、盘费等一切开支,共用银约二百三四十元。预备将南公园荷花池与中公园荷花池之原有旧藕,一律取出重栽新荷,花藕八篓。余二十篓,悉栽狼山麓大河中。将来红花绿叶,必有可观也。”

正是在张謇的经营下,南通从此有了几处公众赏荷佳境。每至夏日,荷花盛开,风光旖旎,民众便可徜徉于此,赏荷姿、观荷韵,体验“莲叶何田田”“荷映通州满城芳”的美妙意境。“荷池欲涨波淼淼,竹径空喧风又扫。曲栏且赏园林好,一壶香茗吟诗倒。”时人的诗篇,描写的便是人们闲游中公园,赏荷品茶等画面。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因荷藕另有食用价值,张謇为此还亲自过问采藕事宜。1920年8月,他曾致函友人:“南通公园现植塘藕,须觅采藕工人……请为就地托精确人物色,说明工价,以采出之藕计,抑以采日计,能订定尤好。”在其关心下,加之管理得人,“中公园所种南池荷花,出藕甚多”。1925年5月,公园开始“出售藕粉,并以‘义犬’为商标”。如此将荷、藕及中公园义犬等元素结合,可谓经营有方。

张謇因爱荷而迭有诗文联语。除文首所记外,1909年曾为许振(德润)荷叶砚题铭:“出淤而清,用晦而明。君子之偶,匪石之心。”1912年有题白佩《荷花》及李敦谟《荷花》诗;1922年题孙琼华画册时亦有《荷》诗一首。因其家中有荷花盆栽,故曾赋诗《益荷开辄成两嘲之》:“对对当花斗脸红,翁翁楼下小庭中。鱼儿燕子都排遣,野鸭鸳鸯各异同。啼粉飘零愁付水,舞衣单薄怯禁风。便生莲子心仍苦,且待分房结翠蓬。”此外还有《庭前晚荷次第有花》等诗。张謇关于荷花的联语为集句联。如南公园与众堂内的“有底忙不来,白日青春,花开水滴;且应醒复醉,倾壶倚杖,燕外鸥边”。他为中公园宛在堂的题联是“陂塘莲叶田田,鱼戏莲叶南莲叶北;晴雨画桥处处,人在画桥西画桥东。”荷塘中生长着密密层层的荷叶,灵动的小鱼映衬出池塘清澈的意境……联语所言,将一派柔媚旖旎的风光尽现眼前,令人赏心悦目。

到了晚年,相对清闲了的张謇购买了游船,有时会和朋友、家人泛舟濠河,与荷花有关的诗词也随之明显增加。如《与友放舟观校池荷花因至纪念亭与先至诸生话言》《约友校亭剥莲北园小饮》《观瓠荷》《荷亭剥莲》《雨中观荷》……一首首咏荷诗,记录了张謇在人生最后两年那段难得的闲适时光。

从古到今,因为荷之美、荷之洁,喜爱荷花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吟咏荷花的诗词歌赋亦是不胜枚举。然而,能集赏荷、种荷、咏荷于一身的人则少之又少,张謇能跻身于此,至为难得。



传家宝

乾隆珍本《东皋诗余》

□徐继康

说起《东皋诗存》,大家都熟悉,其实在《东皋诗存》之后,还有一部《东皋诗余》,却鲜有人知晓。

乾隆三十年(1765),丰利文园主人汪之珩心痛乡贤前辈诗词逐渐淹没,如果“不急于缀编,他日湮沉伊于胡底”,为了防止将来“不胜抱憾”,他“矢志掇拾,以备采风”,决定征辑一部大书,收集皋邑前贤及今贤(已故)之诗,裒集成编,梓刊行世,上可以资国之轺轩,下可以备是邦之掌故,这就是《东皋诗存》。

是年十月,汪之珩在文园开设诗局,广征诗稿。诗局一开,不仅数百里内的文人雅士纷纷各送家珍,许多外地的著名学者也是枉驾文园,或者邮寄来家藏的名家诗札手稿以供商订,一时红干车马,络绎不绝。汪之珩聘请江大猷、王国栋、黄瘦石三人作为编辑,左亭任校订。到了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东皋诗存》已经基本编辑完毕。汪之珩从金陵请来的刻书名家居徐尔章、汤鸣岐也已经来到文园。良工已至,梓人毕集,一切准备就绪,开雕在即,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文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之珩去世。关键时刻,汪之珩的妻子黄氏挺身而出,她认为《东皋诗存》乃汪之珩一生魂魄之所恋,万不可废,爱请同志以戚戚事,决定刻梓《东皋诗余》。

编辑《东皋诗存》之时,各家送来的诗稿中,有附存词作数十阙或一二阙。江大猷曾与汪之珩商讨,在收集东皋之诗的时候,也应该保存东皋之词。汪之珩也认为:“词者,诗之余也!诗存则诗余例得而存之,减字偷声,雕琼镂玉,亦风雅之一端也!”决定编辑《东皋诗余》。于是,江大猷辑而存之,共所得词人五十人,其中明代严怡、冒襄两人,清代冒坦然、冒丹书包括汪之珩四十八人,共收词五百零二阙,其中汪之珩词一阙,故又编得《东皋诗余》四卷。

乾隆三十一年冬,袁枚为《东皋诗存》作序,王国栋为之跋;江大猷为《东皋诗余》作序,黄瘦石为之跋;秦大士作《汪璞庄小传》。到了十一月,《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刻就问世。从此,东皋乃至南通地区有了第一部诗词总集。

《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共四十八卷,皆于书上海,字体秀雅,刻印精美,向称清刻中的精品,不让宋元佳槧,后世备受赞誉。此书曾被《四库全书》列为存目卷一百九十四集部四十七,后又被《清史稿·艺文志》《贩书偶记》《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清诗总集叙录》等书著录。但由于受到“一柱楼诗案”与“《西斋集》案”两大文字狱的牵连,汪之珩的《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皆遭禁毁,无一存世,而这部乾隆《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的刻本亦存世极罕,目前仅见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藏,民间还没有见到有该书的收藏。我们今天读到的电子版,是根据吉林省所藏影印的,在第一卷卷端右下方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长方形印,可知原书为晚清民国时大藏书家徐乃昌的旧藏。

近日,友人转来《东皋诗余》图片一张,原来是上海博古斋的拍品,为其大库之物。令人遗憾的是,转来图片之时,正是拍卖结束之时,这本起拍仅数千元的乾隆刻本,已经以高出十余倍的价格被人拍走。这是市场上出现唯一的一部《东皋诗余》,岂能让它如惊鸿照影,便消失于茫茫天际,之后再睹其芳容,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我立即拜托友人与拍卖会联系,愿意加价购买。经过朋友与拍卖会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珍稀的乾隆刻本带回到了它的故乡。



老建筑

二甲邵家的“大门堂”

□王士明

所谓“大门堂”,是指除了大门外,向里有一块接近一间房屋面积的地方,上面盖有小瓦,两边往往借助相邻房屋的墙壁(一般为山墙)而建成,可以避风挡雨,再朝里便是天井,周边是各种朝南的房屋。有大门堂的一般是大户人家。通州二甲的大户人家有丁家、束家、瞿家、邵家等。邵家就有四五个大门堂。二甲有西坝、东坝两个坝头,西坝属丁家,附近有“丁裕兴盛”过坝行,东坝则属于邵家。

邵家先人中有位邵氏,是张謇的夫人。据张謇墓志载:“配邵夫人,继配杨夫人,生有五子五女。”1914年,张謇与夫人邵氏出资在海门常乐建造了张邵高级小学。

邵家后人中,有革命烈士,也有模范人物,还有党政干部。邵康,曾在苏中四分区政治部服务团工作,后调任东南警卫团,担任营教导员。1942年7月4日清晨,邵康带了通讯员蔡三部,把抓来的伪保长高文杰带到吕四十一总到岸上执行枪决。当时分两路走,民兵曹福顺押了高文杰先走,完成任务后回家去了。邵康与蔡三部从十二总河南紧跟过来,不幸碰到日酋金谷的巡逻队,当即发生遭遇战。邵康手持盒枪奋勇还击,因射程不远,挡不住日军密集的三八枪、机枪的扫射,不幸中弹牺牲,灵柩要运回二甲安葬。二甲镇下党的同志得知这一噩耗后,决定组织一次场面较大的“迎灵”活动。于是分头组织,把全镇各界群众都发动了起来,参加“迎灵”活动。当时的场面很是隆重。

邵家后人中还有担任过“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的邵锦荣。也有担任党政领导干部的。

现在,二甲镇上还留存有邵家的三个大门堂,两个在通海街南首,一个在团结街西头。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并茂。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